

世 界 思 想 家 译 丛

主编:张世英 赵敦华

ON DEWEY
杜威

[美] 罗伯特·B. 塔利斯 著

ROBERT B. TALISSE



ZHONGHUA BOOK COMPANY

中華書局

THOMSON

WADSWORTH

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编：张世英 赵敦华

On Dewey

杜 威

[美]罗伯特·B. 塔利斯 著



中华书局

THOMSON



WADSWORTH

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

On Dewey, ISBN 981 - 240 - 787 - 1

First published in - 2000 by Wadsworth, 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of the edition by Thomson Learning.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and Zhong Hua Book C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威/(美)塔利斯著;彭国华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2
(世界思想家译丛)

ISBN 7 - 101 - 03245 - 1

I . 杜… II . ①塔…②彭… III . 杜威, J. (1859—1952) —
哲学思想 IV . B7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7169 号

-
- | | |
|-------|--|
| 书 名 | 杜 威 |
| 丛 书 名 | 世界思想家译丛 |
| 主 编 | 张世英 赵敦华 |
| 原 著 者 | [美]罗伯特·B. 塔利斯 |
| 译 者 | 彭国华 |
| 责任编辑 | 董慧洁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
| 印 刷 | 北京白帆印刷厂 |
| 版 次 |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3 1/2 字数 65 千字 |
| 印 数 | 1 - 5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 - 101 - 03245 - 1/I · 422 |
| 定 价 | 8.00 元 |
-

致 谢

对一个哲学家著作的研究不是一种个人行为，它要求所有研究者的参与。作为这本研究约翰·杜威的书的作者，我不敢谎称在这一点上是个例外。

在威廉·佩特森大学念本科的时候，我的老师、现在是亲密朋友的盎格罗·居福拉斯、安·凯科罗斯以及约翰·彼德曼将我领进了美国哲学的殿堂。我对哲学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的影响。我敢肯定，他们不一定会赞同我在以下的章节中所表述的每一个观点。不过，我希望在读完本书之后，他们将以有我这样的学生而自豪。

我同样要感激纽约大学的鲍伯·格兰德。1994年我在纽约大学念研究生时所写的关于杜威的研讨会论文和硕士论文，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本书的部分章节正来自于上述两篇论文。鲍伯的才干在纽约大学学生的心目中具有传奇的色彩，他兼学者、哲学家和教师的角色于一身。因此，他本人就是杜威理论的一个活生生的例证。本书的风格和基调大都以他为典范。

我对弥迦·赫斯特博士的感激与日俱增。弥迦以他特有的热情审阅了本书的每个章节。他的仔细审读,使本书的表达更优雅,内容更深入。弥迦还根据沃兹沃斯出版社的要求,运用其计算机技术处理了整个文本,我得承认这一任务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除此之外,弥迦还动员了他的妻子凯莉·雪曼·赫斯特,她同样审阅了整个文稿并提出了许多建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凯莉还鼓励我在每一章的结尾处加上一个概要。我向他们致以最深的谢意。

我的哲学家同事和朋友们审阅了本书的各个部分。罗伯特·巴克利、凯茨·柏库姆、格里格·卡鲁梭、卡尔默斯·克拉克、德怀特·古德意尔及罗伯特·特姆皮尔都阅读了部分文稿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同样要感谢史蒂夫·卡恩,1997年春天在纽约大学研究生院,我与他一道研读了杜威的政治哲学。彼得·辛普森也一如既往地提供了支持。

当然,许多非哲学工作者也审阅了文稿。我的朋友尤尼·毕利特、迈克尔·卡拉梅利、马特·科特与戴维·麦克库罗欣然同意阅读文稿。有关对哲学问题的全面表述方面,他们提供了最为有益的建议。戴维在本书的最后成稿阶段提供了特别的帮助。我并不想让他们成为哲学专业人士,而是希望他们能更好地理解我为什么对杜威的思想如此着迷。

我还要感谢丹尼尔·柯拉克。1990年在威廉·佩特森大学我与丹尼尔一道选修了认识论课程,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曾多次就实用主义的真理论展开讨论。虽然我们在一些技术问题上存在不同见解(我怀疑这种分歧依然存在),但丹尼尔多年以来帮助我理解了投身哲学的价值所在。作为“沃兹沃斯哲学丛书”(中文版改称“世界思想家译丛”)的主编,他在编辑

问题上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最后,我要感谢帕特·塔利斯与鲍伯·塔利斯。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我是无法完成本书的写作的。

篇名缩写

下面的缩写用以标明杜威主要著作的名称,在全书中将于括号中给出。在本书的序中可以查阅到有关引用方法的描述。完整的书目信息将在书末列出的建议阅读作品附表中提供。

HT	《我们如何思维》(1910年)	(MW6)
	(修订版,1933年)	(LW8)
DE	《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年)	(MW9)
RP	《哲学的改造》(1920年)	(MW12)
HN	《人性与人的行为》(1922年)	(MW14)
EN	《经验与自然》(1925年)	(LW1)
PP	《公众及其问题》(1927年)	(LW2)
QC	《确定性的探究》(1929年)	(LW4)
IO	《个人主义:新的与旧的》(1930年)	(LW5)
CF	《一种共同的信仰》(1934年)	(LW9)
AE	《作为经验的艺术》(1934年)	(LW10)
LI	《逻辑:探究的理论》(1938年)	(LW12)
EE	《经验与教育》(1939年)	(LW13)
FC	《自由与文化》(1939年)	(LW13)

序

这本小册子介绍了约翰·杜威的主要哲学思想,适用于哲学初学者以及对杜威思想感兴趣的一般读者。读者无需经过预先的哲学训练。我试图将学院化哲学术语的使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在不得已使用术语的情况下,我将对这些术语的意义给出充分的说明。

在其辉煌的学术生涯中,杜威的哲学研究涉及了人类经验的所有层面:艺术、知识、教育、道德、政治、科学和宗教。这使得提供一本简明却完整的导读书的任务尤其具有挑战性。什么是杜威哲学最本质的部分?因为在学院内部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各异,所以每一个研究杜威的专家都可能在以下的章节中找到他要指责的东西。确实,这本书原本可以用许多方式来写。因为人们对这种篇幅的书的期望值并不高,我便放弃了一些批判性的评论,但这些评论也许适合于对杜威的哲学思想的最基本的特性作出一般解释。我的目标是对杜威的思想作出准确的概括,提供研究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能激发人们对其著作进行更为细致的阐释。为尽人意,

我将尽可能地在书末以及数处尾注中为进一步的阅读提供一些建议。

关于杜威的著作我还有一些话要说。杜威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发表于 1882 年。在他 1952 年去世以前,他的论文、评论和著作陆续得以付梓。杜威的全部著作由南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出版,共计 37 卷,按时间顺序分为三辑:《早期著作集》、《中期著作集》与《晚期著作集》。这套书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本书对杜威著作的引用都将来自这一版本。

我对学者们引用杜威著作的惯例作了少许修改。引文的出处用括号标出,包括著作的发表日期、卷次、冒号及页码,因而标为“(LW1:107)”的一段引文便表示它出自“杜威《晚期著作集》第 1 卷第 107 页”。这种方法虽然标准,但也遇到了困难。按照学术上的惯例,标明引文的出处不需要写上具体书名,然而尽管学者们已经熟悉了杜威的著作集,那些使用其他版本的杜威著作的非专业人士还是会遇到麻烦。我认为对本书的读者而言,重要的是能够通过书名来找到引文的出处,而不仅仅是通过著作集的卷次来做到这一点。于是,在引用杜威的主要著作时,我便在括号中标出书名的缩写形式,因此标为“(EN, LW1:107)”的一段引文便表示它出自“杜威《经验与自然》,《晚期著作集》第 1 卷第 107 页”。在引用论文或较次要的著作时,我也力图给出引文的出处,请参阅本书第 4 页关于缩略语的列表。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这部论教育的著作中,杜威认为一个学生在遇到新课题时应该“尽可能地不以学者的眼光来看待它”(DE, MW9:161)。我也希望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杜威哲学核心思想的教科书。杜威坚持认为:“思考往往在遇到

不确定的、可疑的或有问题的事物时产生”(*DE* ,MW9:155), 因而我试图使读者同我一起进行哲学的思考。也就是说,我尽力将杜威的思想放到它们致力于回答的种种哲学问题的背景之中。研读哲学需要时间和精力,我希望本书的读者能经受起这一检验。我想,在读完本书之后,读者们将不但理解杜威的哲学,而且将领略到哲学本身的魅力。

目 录

致谢.....	1
篇名缩写.....	4
序.....	5
1. 导论.....	1
2. 改造哲学	19
3. 改造经验	38
4. 改造知识	60
5. 改造社会	77
6. 一个预见性的结论	92
关于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94

1

导 论

约翰·杜威是谁？

尽管有争议,约翰·杜威仍然可以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美国哲学家。说杜威是一位美国哲学家并不仅仅是在陈述一个地理上的事实,杜威的哲学确实具有一些鲜明的“美国性”。在其有生之年,杜威被尊为“美国民主主义的哲学家”。在他去世前,历史学家亨利·科马格作出了如下的评价:

杜威如此忠实于自己的哲学信念,因而他成为了美国人民的领路人、导师和良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整一代人都是因杜威而得以启蒙的。^①

在杜威去世的时刻,他以前的学生和亲密的朋友悉尼·胡克这样来描述杜威:

他身后没有留下纪念碑,没有留下王国,也没有留下物质财富或基金。然而他的遗产却是巨大的、不可估量

的。因为他的存在,数百万美国儿童的生活才更加丰富、更加幸福。而对每一个成年人来说,他则提供了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合理的生活信仰。^②

上述赞美之词的存在并不表明杜威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人物。可以想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怀有胡克与科马格那样对杜威的热情。批评家们认为,在杜威的哲学中存在着对科学技术的危险的沉迷以及对绝对民主的激进幻想。一位批评家认为:

杜威的哲学……试图摧毁所有的哲学。杜威使美国丧失了前途,并极大地削弱了美国在国内外的领导潜能。^③

虽然杜威生前在美国知识界与政界都占据着核心地位,但令人吃惊的是,今天在学术圈之外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了。正因为杜威的思想至今仍然对美国生活产生着重大影响,他现在的湮没无闻才是可悲的。因而,在此我们有必要先为杜威作一个小传。^④

约翰·杜威于1859年10月20日生于佛蒙特州柏林顿镇的一个杂货商家庭。童年的杜威是一个羞涩的孩子,与他善于交际的兄长戴维斯一起生活。虽然兄弟俩都不喜欢学校,但他们都酷爱读书和思考。他们通过派送报纸来赚钱买书。在读书之余,兄弟二人经常到坎普兰湖和格林山脉去探险,勇于探索的精神使他们充满活力。他们通常都在那里露营和垂钓。杜威思想中特有的对自然的强烈敬畏感想必也源自他们早年的这些经历。

杜威于1875年考入佛蒙特大学,那时他即将度过16岁生日。这所大学开的都是传统课程,学生们要修希腊语、拉丁

语、数学、历史以及自然科学。虽然哲学课直到最后一个学年才开,但为大三学生所开的 T.H. 赫胥黎的“生理学的要素”这门课程引发了杜威“对哲学的极大兴趣”(LW5:148)。从赫氏的书中,杜威了解了自然的全景,它强调生物界的有机统一性、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以及生命的延续性。与杜威所接受的强调“自我与世界的分离、心灵与肉体的分离、自然与上帝的分离”(LW5:135)的宗教背景相反,赫胥黎的观点体现了人类智力解放的可能性。杜威这样来描写他与赫氏生理学的相遇:

……那些研究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统一体,它使得以往不健全的智力结构得以成型,同时还创建了一种万物生长的类型或模式……赫胥黎的研究不但展示了人类有机体的图景,而且引导我向往与这种图景有相同特征的世界和生命。(LW5:147-148)

于是,杜威转向了哲学研究,希望能够发现赫胥黎所展示的世界图景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杜威的这一希望因他自己的哲学而得到了实现:生物学的术语和分类——环境、有机体、互动、延续性——以及对超自然主义和二元论的强烈拒斥在杜威的思想中俯拾皆是。

当杜威首次接触到经院哲学时,这一学科在美国仍然和神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多数的哲学导师都是教士,因而直觉主义在这里占据了哲学中的统治地位。这一学派认为,逻辑学、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基本信条都可以被人类的“直觉”所把握,而与感官经验无关。显而易见,这一原则必将导致世界观上的二元论。那些可被直觉所把握的原则不同于必须通过感官证实的原则,因而这两类原则所涉及的对象也不同。直

觉主义保留了许多典型的哲学二元论的特征,这是杜威所要竭力回避的。在直觉主义者看来,心灵与肉体、经验与直观、事实与价值以及理性和科学都是二分的。

直觉主义与教士的亲近是不足为奇的。这不仅因为西方宗教都蔚成于不同类型的二元论这一事实,而且因为直觉主义者将涉及上帝和心灵的神学教义都归纳到人类直觉所把握的自明性的真理之中。于是,这些教义便无可质疑,游离于经验主义所培育的科学怀疑主义的探究领域之外。而在后者看来,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感官经验得来的。在提到赫胥黎所提供的丰富的统一图景时,杜威也回忆了自己“对直觉论术语的学习”,但他认为“这种学习并不深入,而且绝没有满足自己朦胧的追求”(LW5:149)。

毕业之后,杜威在宾西法尼亚州南石油城的一所高中谋得了个教职。他在那里呆了两年,讲授拉丁文、代数和科学,月薪为 40 美元。虽然杜威没有受过正规的教学训练,但他大学阶段所学的课程为他从事教学作了良好的准备。在石油城的日子,杜威如饥似渴地读着哲学著作。他对生理学的兴趣使他关注着围绕进化论的哲学内涵所展开的辩论,甚至是有形而上学的辩论。^⑤

在 1881 年下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杜威写了一篇名为《唯物论的形而上学假设》的论文(EW1)。他将该论文投给了《思辨哲学杂志》的编辑 W.T. 哈里斯,并附信要求哈里斯对作者的哲学天赋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⑥杜威于 1881 年 6 月返回柏林顿,在湖光神学学会(Lake View Seminary Academy)短期任职,并等待哈里斯的回音。在重归柏林顿的日子里,杜威与他大学时的哲学老师 H.A.P. 托里重新建立了联

系。在托里的指导下,杜威学习了古典哲学及德语。在托里的鼓励以及哈里斯回信的褒奖下——后者促成了杜威论文的发表^⑦——杜威决定以哲学为职业。1882年9月,他成为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

在霍普金斯大学,杜威深受乔治·S.默里斯教授的影响,后者来自密歇根大学,在霍普金斯大学哲学系做访问教授。默里斯向杜威介绍了德国哲学家W.F.黑格尔(1770-1831)的绝对唯心论。在黑格尔看来,哲学上的二元论在即将到来的更大的统一中只是短暂的一个环节。那种被黑格尔称为“精神”的广泛的统一,是在历史中实现的。因此,黑格尔的哲学完全是反二元论的,他从精神的发展中来理解生命、观念与自然。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强调综合与延续性,因而与杜威在佛蒙特大学所学的直觉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杜威发现了他从大学时代以来一直“朦胧向往”的东西。是黑格尔使得杜威因先前的教育导致的“内伤”得以愈合,绝对唯心论满足了杜威对延续性之哲学表述的“强烈的感情追求”(LW5:153)。虽然杜威最终放弃了黑格尔主义的深奥术语与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并建立了自己的“经验自然主义”(EN, LW1:10)或“实验主义”,但与黑格尔的神交在他的思想中还是“留下了永久的印迹”(LW5:154)。

1884年,杜威以一篇名为《康德的心理学》的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⑧他受默里斯之邀,来到位于安阿伯(Ann Arbor)的密歇根大学哲学系任助教。在密歇根大学,杜威讲授了伦理学、哲学史、逻辑学和心理学。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多篇文章,并出版了第一本著作。1887年,杜威的《心理学》

(EW2)一书出版。在这部著作中杜威试图表明,科学心理学的发现证实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虽然该书受到了尖锐的批评,但它使杜威赢得了学术界的重视。杜威的第二本书于次年出版,这是一本研究莱布尼茨哲学的著作。^⑨

由于他的著作带来的影响,杜威于1888年应邀到明尼苏达大学任精神哲学与道德哲学教授。他于该年秋天来到明尼苏达,但只在那里作了短暂的停留。1889年,他重返安阿伯以接任哲学系教授职位,该职位在1888年默里斯死后一直空缺。^⑩杜威来密歇根之后,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雇佣一名哲学助教。他选择了詹姆斯·海顿·塔夫茨,后者与杜威合写了一本影响较大的伦理学教科书,并成为一名有名的哲学家。^⑪

在密歇根居住的第二个时期,杜威的思想坚决地脱离了黑格尔主义。这一转变源自杜威对威廉·詹姆士出版于1890年的《心理学原理》这部经典著作的研读。与杜威一样,詹姆士也拒绝接受传统哲学的二元论范畴。然而,与杜威不同的是,詹姆士并不求助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相反,他通过蕴涵在进化生物学中的功能主义来解释延续性。在1891年的研究生班上,杜威使用了詹姆士的课本。在杜威看来,《心理学原理》一书为他的思想导引出“新的方向和品性”(IW5:157)。杜威发表于19世纪90年代前期的著作无不受受到詹姆士的影响。^⑫

在塔夫茨(此人于1893年离开密歇根来到芝加哥)的推荐下,杜威于1894年应邀到芝加哥大学担任首席哲学教授。在芝加哥的十年意义重大,它是杜威思想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一时期,杜威自己的哲学思想开始形成。在芝加哥,杜威关注的领域进一步扩大。他就以前没有充分探讨过的许多领